



## 顶针

年韵

◎樵夫

雪落了一整天，天和地都白茫茫的，原先站在禾场上，远处的村庄、山冈、田野，甚至田野上的事物都被看得一清二楚，麻雀一群一群地飞起又黑云一样落下，都被看得清清楚楚，是雪改变了这一切。我的母亲在雪地上，踩着雪地在禾场上走了一圈，雪地上发出噗噗的声音，她说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我的母亲握着一把菜刀，手垂了下来，一副无奈的神情，她转身去了菜园割了几株青菜，雪还没有全部覆盖菜园子，长势看好的青菜露出了一些青褐色，我的母亲熟练地朝青褐色割去，她嘴里叨着，下雪了什么也看不见。

这个村庄的雪今年很厚，短帮套鞋都不敢踩下去，好些顽皮的孩子硬是在雪地上踩，但一踩下去，套鞋被陷进雪地里，赤脚在雪上划来划去，脚趾瞬间被冻得红彤彤的。我的母亲站在门楣边，望着天空，好一会儿她转身回屋拿出一个精致的竹制小簸箕，簸箕发出嘎吱嘎吱声又发出了丁丁当当的声音，我能分辨得清清楚楚，嘎吱嘎吱的声音是那些金属物件碰到簸箕的边缘发出的，丁丁当当的声音就是簸箕里的剪刀、针、小钻子、顶针……碰到一块后发出的。我的母亲一边怀揣着簸箕，一边顺手挪过一条凳子，她就坐在厅堂右边的壁边，开始纳鞋底。在这个村庄，下雪的冬天才像冬天，大家呆在屋里，田地里的活不该放也放下了。好多人是真的一切都放下了，我的父亲也最多是反背着双手在雪地上踏来踏去，他的双手已派不上用场，犁铧被擦拭得锃亮时，牛们也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活放下了，它们悠闲地在屋子里咀嚼着稻草。我的母亲，在取簸箕前就把鞋底找了出来。这年，我的母亲用一些陈旧的衣料和布角，做了九双鞋底，码在箱顶上。早些时，我看见我的母亲在阳光灿烂的秋日的早上，在阳光从东山冈上直直地照进屋子时，她就从门后找出一块板，用米汤一边涂抹在木板上，一边把旧衣洗净剪好的布料和做新衣时剩下的边角料贴上去，贴一层又涂抹一层，她告诉我那是做鞋底用。她躬着腰，阳光一直照着，然后又高高地斜斜地射进屋子。

鞋底很厚，有中指那么厚。鞋底的厚薄显示着一个人家的殷实与否，在一个村庄，财富多半是藏匿不住的，好多地方会一一把它露了出来，大年初一小辈串巷给长辈拜年时，脚底下的新鞋就一一述说着这家的日子，鞋底厚的自是比别人家殷实些。我的母亲，用一根长针纳着鞋，她用力

扎进鞋底，然后用顶针将针顶进去，翻转鞋底，她麻利地将针抽出来，一个针脚就纳实了。飞针走线，我的母亲动作洒脱，她多半四个动作就能飞快地纳一针，每一个动作都灵动而有韵致，先用长针扎进鞋底，然后用套在中指上的那枚古铜色顶针将针彻底顶进去，飞快地把针线抽出，再飞快而优雅地将针在头上的发丝间揩拭一下。后一个动作，她有时不做。纳鞋底时，顶针是绝对不能少的。

我是外婆让我认识顶针的。小时有次去外婆家玩，外婆让我去一个放针线活的工具小盒里找枚顶针，她说是古铜色的一个圆箍。我翻遍了那个古红色小漆盒，也没有找到，我只看见小漆盒有随意躺着的长针、短针、线团、剪刀、小钻子。外婆迈着碎步，一双小脚踩得咚咚响，仿佛两根棍子击打泥地。她去邻居家借了一枚。外婆为此与舅母吵了一架，大意是怪舅母把它弄丢了，快过年时，这个东西谁家也不能缺，现在去借是很丢脸的事。

顶针，深深地扎进我的记忆。顶针，是做针线活时戴在手指上的工具，多用金属材料制成，箍形，上面有许多小窝儿，用来抵住针鼻儿，使针易于穿过活计而不至于弄伤手指，一般为铁制或铜制，也有用锡制的。做针线活时，一般套在中指用来顶针尾，以免伤手，而且能顶着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，用来穿透衣物。我原先小看这东西，觉得它其实更好玩。有次，裁缝来我家，我母亲让我管那个快六十的裁缝叫外公，他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。那是一个落雨的冬天，雨连绵不绝地下了好多天，裁缝很忙碌，裁缝活很多，一家一家在等待着。他把粉饼、尺子、刀剪和一枚铜制顶针放在一起，我不知道那次他为什么没有一直将它套在中指上，先前他都是一直套着的，当他给棉袄纳针或手工扎制纽扣时，他都娴熟地用着那枚铜顶针。我的头正好够着缝衣板，我双眼搁置在板沿上，盯着那枚顶针，过了好久我用小手把顶针拿走，然后与马克去地上玩顶针，让顶针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笑声比地上滚动的顶针滚得更快更愉悦，顶针后来滚进了一个老鼠洞。那次，我的母亲打我了。母亲说我把一个村庄的日子都搅乱了。

我后来知道一枚顶针在日子的分量。

我的母亲就是用这枚顶针，把一个上午的时光纳进鞋底，纳进了她的日子。一个上午在她的飞针走线中静静地过去，邻居炊烟的味道唤起了她。我的母亲在下雪五六天时间里，纳好了九双鞋底。这年，大年初一，阳光落在门槛上时，我看见我的弟妹笑了，那笑是一年中纯粹粹的，没有沾上一点尘垢。

## 家风

岁月掠影

杨志芬

三十年前，父亲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到村委会办理户口迁出手续，这已是父亲第三次给子女迁户口了，三个孩子跳出农门，在我们这个鄞西行政村里还是头一家，自然算得上是轰动一时，印象中时不时地有亲戚朋友邻居来送上学礼：鸡蛋、搪口杯、脸盆、毛巾之类的，临行前一星期，家里还办了上学酒，好几桌，喜气洋洋的，爸妈好像年轻了十多岁。

父亲舍得放本钵让子女读书，这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我家四个兄妹都上了大学，只有二姐读了一年高中，这在当时的农村是较为罕见的，因为那时读书与不读书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好的乡镇企业甚至比城里干部的收入还要高，好多人劝父亲，小孩读到初中毕业就够了，早点上班，早点赚钱。但父亲不为所动，一直认定只有读书才会有出息，宁可节衣缩食、借钱借粮也要供我们读书。事实证明了父亲的远见卓识，我们虽没有大富大贵，但都有了一技之长，在教师、医药、会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，生活充实而稳定，算得上是知识改变了命运。这让父亲很是欣慰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有位港商回乡探亲，必经的一座小桥因年久倒塌，只搁着一块木板勉强通行，远方的客人胆战心惊地过了桥，临走前忍不住在村里的小凉亭上留下了几行字：千里迢迢望亲人，独木小桥路难行，可惜！可惜！乡里知道此事后，就让父亲想想办法，在只有八百元经费的情况下，父亲硬是千方百计地到处托人想办法，请来了一位上虞师傅，连带着自己和村里人一起打了好几天的小工，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，这就是现在薛家与礼嘉桥村交界的四九堂桥。而在两乡交界无人承管的葑水港村与后仓村的景定桥上，有一块桥板断了，父亲干脆自己出钱买了一块预制板，叫上三个人抬了好长一段小路才终于铺放完成，此事也一直被周边的人所称道。要知道父亲对自己是极为节俭的，而且我们家人也基本不需要走这座桥，但父亲却认为这钱花得很值。

还清楚地记得结婚头几年，我会在春节前先回趟娘家，给父母送年货加上一个红包，尽一份孝心，每逢这时，老妈都会不厌其烦地问：你婆婆有吗？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才会收下，随后还要絮叨几句：养育之恩不能忘，公婆与父母要一样对待，这样，我们用着才安心……

因了父母的教诲，逢年过节，我们备的礼都是双份；与妯娌小姑也亲如姐妹，无话不谈，可谓其乐融融。“家和万事兴”、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、“量大福大”、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”，这是小时候父母常说的，他们没有多少知识，更不会讲大道理，却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教育着我们，仔细想来，与现在的“爱岗敬业诚信友善”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呢。

又过年了，与往年一样，一大家子又一个不少地聚在一起，四世同堂，喜气洋洋，每逢过年，全村就数我家热闹，他们可羡慕我们了。

## 冬日盼雪

闲居吟

◎柴隆

冬日的江南人，都期待着一场雪。仿佛下雪，才会了却一桩心事。雪，以这个季节独有的方式去温润人心、洁净人心。听天气预报，夜里会有雨夹雪光临。清晨早起，本以为会是白雪皑皑，拉开窗帘，却是阳光满屋。午饭后，离单位去月湖散步，久违的蓝天白云又浮现，走了一会儿，就坐在湖边草地上晒太阳，翻看手机，看到去年在月湖拍的雪景，亭中望雪的情景又历历在目……

突然就想起《湖心亭看雪》，想起明末的张岱，想起了崇祯五年十二月的西湖，“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……”遥想三百年前雪中的西湖，雾凇沆砀，天与云、与山水上下一白的景色。那湖中的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孤舟一芥。恍若一幅泼墨国画，有写意之粗笔，又有点睛之细描，宏微相映。此时，我坐在湖边的草地上，心底也盼望湖面上出现孤舟一芥，桨声欸乃。

晴湖不如雨湖，雨湖莫如雪湖，雪湖之中怎可少得了观赏的眼光？张岱有魏晋之士的雅兴，唯有他才会冬夜披上毛皮大衣，烤着火炉，移舟西湖去赏雪。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？”妙在亭中有两位金陵客，虽与张岱萍水相逢，却一见如故，拉他同饮，倾杯相交。都是些志趣相一的性情中人，三人对酌，童子于沸炉上烧酒，最后连舟子也不得不发出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”的感慨。有此雅兴，才有了这篇《湖心亭看雪》，意境恬淡隽永，耐人寻味。

回到眼前，湖边冬日融融，照在身上暖暖的。可心底里还是盼雪，至今还没有见到今冬的使者，无雪的冬天是寂寞的，哪怕没有鹅毛大雪，偶尔飘落几片雪花，也一样让我觉得美好。无雪的冬天是尴尬的，该下雪时不下雪，四季不再分明，叫人失落。湖畔的腊梅偶尔飘过缕缕清香，如果有雪的映衬，会愈加美好。远远望去，亭中有对热恋的男女，若有雪的见证与映照，岂不更加浪漫？

下雪吧！哪怕是浅浅的一层，以前，我总爱坐在玻璃窗前，仰望蓝天，仰望冬日的飞雪。那如梦幻般的雪景，笼罩着大地，白茫茫的一片，那样的景象，常常会令人着迷，下雪吧！只有雪会擦掉尘埃，擦去那可恶的“雾霾”，而你们呢？不知是否有如我这般的祈愿者，在冬日里盼雪？渴望晴湖变雪湖，不必念想《湖心亭看雪》，不必念想张岱，而是捧上一把雪，捏个雪球，远远地丢在湖中央。

我是一个祈愿者，从祈愿到遂了心愿，也许只须多一点耐心，少一些浮躁。且不如心平气和地等上几日，说不定，那冬日的使者，便会纷纷洒洒地自空中飘落……



总第5815期

投稿邮箱

: essay@cnnb.com.cn

摄影

蒋勇生